

我皈依伊斯兰

杭州-埃斯玛爱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各位兄弟姐妹！

首先向大家说一声“赛俩目”**Ansalamu alakm**

感谢安拉！他赐给了我这纯洁的信仰——信仰造物主安拉，于是我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我生活的道路。很高兴，我成为了一名归信安拉的仆人——穆斯林。

今天我把加入伊斯兰教的简单经历讲述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指正。在以后的道路上，望大家多多指导，让我顺利、平安地走完伊斯兰的一生。

成长背景：

我出生在浙江温州，家境一般，小时候母亲看到我对绘画的热爱而有意栽培我学画。十多年的艺术经费很快掏空了这个家，同时父母那彼此伤害的婚姻也走向了崩溃。我从 17 岁那年开始，变得忧郁沉默，常常去想人为什么而活着？一直在思考也一直找不到答案，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坚定的丁克主义者，因为我的结论是人生毫无意义，根本没必要出生。同时也变成一个功利心事业心很强的人，因为我认为要是不做出点名堂，那人活着受这么多磨难又是为什么？于是我的寒暑假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实习、兼职上，总是刻意疏远朋友同学，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事业铺路，很长时间，我没有固定的亲密朋友。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我紧紧抓着自己仅有的财富——才华，而它也像任何事物一样，你抓得越紧，溜得越快。

寻找信仰：

我很悲观，每次我都把事情往坏里想，结果都验证了，我常叛逆地想：要不再糟糕一点吧！结果每次真的都能更糟糕。有时我也祈求，希望获得温暖，能够照亮心里的黑暗。但这温暖是什么呢？夏天的太阳？爱人的怀抱？事业的成功？潜意识我不相信任何人，比较认可信仰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国内的大环境下，是没有真正可信服的宗教信仰，都是一个个形式。所以我有拜佛也搜索基督教的电台节目或主动索要街头宣教资料，但都没有认真。直到 2011 年春节的梦幻马来西亚之旅。

这是生平第一次的海外自助背包游，我与当地人有了许多接触。我发现马来人虽不富裕，但精神面貌却很富足，满脸热情笑容，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助人为乐的马来人，他们在异乡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帮了我很多忙。刚开始我认为是政治体制有别于中国造成的。但是在旅行过程中，也接触了不少土生土长的华裔。大多（也有例外）和国内人一样，表情冰冷、猜忌、斤斤计较。我遇到两位华人直接当着马来人的面用中国话和我大谈特谈马来人的坏和穆斯林的坏，但其实那几位马来人都很友好礼貌。而且我遇到的很多马来人都会对我最多说一句中文“恭喜发财”，应该是他们的华人朋友教的，我觉得很别扭，仿佛中国人很拜金主义，难道这些南洋华人不会教些其他问候语吗？而且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华人的求财小神龛（有着镂空的铜板图案），连马六甲最古老著名的中国寺庙名字也是取自功利的平步青云之意叫“青云亭”。于是我开始认为这之间的差异出在文化信仰上。

而真正促使我走上信仰之路的，是一位新加坡籍的马来客栈老板 Daud，他是一名穆斯林。

我按照背包客指南《独孤星球》的推荐预定了他的客栈，而他也是唯一回复邮件并提供详细路线的人。在没有定金的情况下，Daud 为我预留房间直到我晚上抵达入住。而接下来的两天，他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帮我买早餐、请我吃地道的马来美食、帮我打电话预定吉隆坡的旅馆、帮我查询大巴班次并预约接送司机，甚至猜到我迷路了，打电话给自行车出租店的老板让他推迟打烊。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动，仔细翻看这家客栈的留言本时，会看到很多背包客的感动赞美之词，这家 17 年历史的客栈主人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于是我和 Daud 成了朋友，无所不谈，这时，我才得知他是穆斯林，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 Daud 穿着白 T 恤，穿着户外运动裤，喜欢听英伦蓝调，他经营的这家客栈以个性涂鸦墙壁而闻名（各种背包客留下的，也有 Daud 自己画的），怎么也和刻板的穆斯林联系不到一起。而且我对穆斯林的认知程度只限于恐怖主义。当时我没礼貌地告诉他我对伊斯兰的看法。Daud 并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人们对自己不知道的事物说坏话总是比较容易的。”

而正是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开始感觉媒体的宣传不一直都是真相。

最后一晚，我的同事也抵达 Daud 的客栈，他同样热情地接待了她，当他得知我同事有开客栈的念头时，语重心长地讲述了开客栈的各种利弊并倾听我同事的抱怨，给予各种开导直至凌晨 4 点（我们在客厅围桌而坐，我一直哈欠连天地旁听）。回国后我曾问他为何明知我们第二天要起早赶去新加坡却还和我们谈话到半夜。Daud 说：“我怕再没有机会对她说这些，我想帮她。”多么无私的奉献啊。

回国后我就不吃猪肉了，因为 Daud 告诉我猪肉里的一种病毒，马来华人也不吃猪肉。我百度查不到该病毒，但是维基百科上有，所以我相信了。我在网上与 Daud 保持联络，并开始搜寻资料去了解伊斯兰，这时 Daud 向我推荐信仰伊斯兰，为此我们还发生了争执，比如“为什么你的伊斯兰宗教是真的宗教，我的佛教是人造的”。而 Daud 始终平静地强调有理有据，这也促使我不断查找资料，并不断发现自己旧有的一些认知确实存在问题。就在这种反复产生新疑问与反复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伊斯兰开始了解起来。

入教和学习：

当我拿到伊斯梅尔·马金鹏译注的古兰经（卓越上购买），虔诚地开始阅读时，我感觉到了独一无二造物主的存在，古兰经里确实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于是3月份我自认为开始皈依。自己上网查资料学习作礼拜，现在看起来，当时做得非常业余，只会法谛哈开端章，礼拜的拜数姿势洗大小净都不懂。

期间 Daud 建议我去找当地的穆斯林了解教门知识，但我一直很为难，当时我主观感觉身边这些回族的信仰更多属于民族习俗成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明白伊斯兰教义，问了肯定没有收获。虽然有这偏见，我还是问了我的一位回族同事，结果她告诉我她对古兰经对伊斯兰一无所知。我又拜访了我家附近菜场卖清真烤鸭的老板，但他告诉他不看古兰经也不会念，从他那我得知了伊斯兰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会宣读讲解古兰经的教义。也知道了清真寺的位置。

后来与 Daud 聊，我明白了伊斯兰的教职人员叫“阿訇”伊玛目，他鼓励我应该直接去拜访“阿訇”伊玛目。当时我对伊斯兰教义已经有了很多碰撞和了解，关于戴头巾，通过没日没夜的查资料，我明白了戴头巾的伟大意义，但我没有勇气这么作，我告诉 Daud：如果我戴着头巾去见阿訇，我肯定不愿意再取下，但是这样我的生活将和过去不同，我还没做好准备承受各种非议和挑战。Daud 说：没事，你可以不用戴头巾，先去了解教门知识，慢慢来，不要给自己压力。于是某天下午我去了，但清真寺大门关着，写着装修不开放。我郁闷地来到附近一家清真餐馆问详情，一位回族小伙打击了我说：这是回族的地方，你们汉人不能进去。我犹豫了一会便告诉他我想入教，想拜访阿訇，他的态度马上改变了，说可以把我带进寺里见阿訇。

好事多磨，到了5月28日那天，我戴着头巾再次找到这个小伙子，而他又忙于生意走不开，感赞安拉，这时老板娘马大姐出现了，她主动和我说色俩目，我也回复，接着她用西北方言和我聊天，我傻了，便告诉她我是汉族，想入教想拜访阿訇，马大姐听了非常激动地拥抱了我并硬要塞给我帖。然后就高高兴兴地拉着我去拜访杭州凤凰寺教长冶阿訇。冶阿訇详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紧张一一作答，然后他教我念了作证言，就这样我正式宣誓入教。

冶阿訇给了我5本书看，其中土耳其人写的《伊斯兰的精神和形式》非常好，比网上查到的各种资料更系统。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礼拜，有时坐公交走路乘电梯都在戴耳机听冶阿訇给我们学习班录的礼拜念词录音。有任何问题我就请教冶阿訇，他不管多忙，都很认真细致的给我回答，解决了我不少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掌握了不少的基础知识。现在我已经会礼拜念词了，也会洗大小净、会礼拜了。真的，感谢安拉，感谢冶阿訇。今年在斋月期间我经常去清真寺，抓住这个机会认识很多新朋友，互相交流学习教门知识~

收获：

有了伊斯兰，我的人生就像有了一座灯塔。其实我们平时读书、看电影、思考、聊天都是在寻找人生的灯塔，寻找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答案。我苦苦寻找了那么多年，而现在终于抓住了信仰的绳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有了正确的信仰，我将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黑暗中摸索磕碰，徒劳无功。我明白了每个考验都是真主的前定，真主赋予我们自由意识去作判断，以考验我们，是否经受住今生的各种诱惑考验，能否坚定不移地完成安拉的命令，远离安拉的禁令。

伊斯兰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变化，首先是让我理性地看到了自己的很多过失。

1、明白了要如何去做一个安拉喜悦的仆人

在信仰伊斯兰之前，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性地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是我错了。在伊斯兰教育下，我明白了敬主爱人默默奉献是穆斯林之本。“穆斯林”就是别人能从他那获得平安的人。

我这个“好人”曾奉献了什么呢？

我把自己的家打扫得很干净，但脏脏的垃圾会在门口的公共区域放上好几天；我每周花大量的时间照顾我的宠物狗（后来我把狗狗送人了），洗澡梳毛喂食陪玩，却不曾关心自己的父母、朋友们是否安好，是否生病，是否快乐；我每次照镜子只想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骄傲，走在人群中，目空一切，只享受别人的注视；每次动辄上百地买一件可有可无的衣服时，我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连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瓶都是反复使用；在工作中，只有自己遇到困难了，会想到寻求同事的帮助，而从不会主动去发现同事需要帮助的地方；等等等等.....我发现以“奉献”来衡量的话，自己确实是个固若金汤的自私的坏人。对认识的人，我只偶尔微笑以对，更何况对不认识的人，我连一个微笑都吝啬付出！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马来人总能笑容满面地面对生活。因为微笑也是一种施舍，伊斯兰强调施舍，无时无刻的施舍能让冷酷的心充满柔情。所以，一个“好人”不是说他没有作坏事，而是指他无时无刻地做着有关“奉献”的细节：不自私、不冷漠、不高傲、不贪婪、不背谈等等等。

2、有了健康的人生观

以前的我总想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抓的紧紧的，认为命运靠自己来掌握，总是不断为自己制定一个个计划，而每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我就特别沮丧，患得患失。

现在的我，明白了短暂今生的意义，安拉能赐我才华，让我得以谋生，他也能轻易拿走，让我江郎才尽，陷入困顿。我不是命运的主宰者，当我压力重重地计划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却始终无法抗衡命运的玄妙，还错失心情去观看人生旅途中的各种风景。

现在的我把自己解脱了，命运的玄妙托靠安拉，我则努力作“应该做”的事情，各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真善美”的事情。现在的我遇到困难都会祈求安拉，而每次都能特别顺利解决，是安拉的慈爱让我变得乐观起来。

抛开忙碌功利的脚步，我可以更独立地思索和看待身边的事务。

我不再一头热地赶潮流瞎折腾，不再被哗众取宠的声音所左右，不再紧张不安一味从众，以世俗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感。而正是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我的创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感赞安拉！这是我多年来从技法上、资讯上不断学习却一直没有突破的瓶颈！而这次皈依正信，让我看清了自己人性原本对美和善的追求，我能更有深度地发展自己的专业了！

3、对男女平等以及婚姻有了准确的认识

以前我对婚姻持悲观态度，认为是两性间缺乏信任，才有了婚姻这一约束机制，而即使有了这约束，男女在婚姻里依旧互相伤害。

更让我忿忿不平的是很多男女平等的论调只是让女人比男人活得更累。试想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早九晚五地工作，下班后她哪来的力气再下厨烧菜照料家人呢？何况还有小孩需要女人额外的关怀抚育。老一辈人会告诉我可以请钟点工、请保姆或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但是我明白养一个孩子绝没这么简单，连我养的狗狗都有情感需求，更何况人？小孩子的情感需求是需要母亲付出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呵护的。

而通过网聊，Daud 也向我表达了他对中国婚姻现状的看法，他说：“我接待过很多中国来的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两个人都工作，一个回到家了，另外一个还在工作，另外一个回来了，一个已经睡觉了，夫妻两人都忙得没时间陪对方，他们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出来旅游就是为了解决婚姻问题。曾有个女人在我这里通过电话和她的丈夫争吵。”

多么令人悲观的现代婚姻现状！

我也是被教育成“巾帼不让须眉”的新一代女性，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大龄单身女子。她们像男人一样努力地发号施令，将女人的脆弱深藏内心。我也如此。当我自以为是个女强人时，我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满足放松的时刻是宅在家里，更能打动我心的不是铺天盖地的夸耀和荣誉而是一部简单温情治愈系的电影。

而伊斯兰让我看到更人性的分配方式：男人主外养家，保护女人天性“宅”的一面，让她安于家中，回归传统保护家庭。但我认为这美好的模式必须渗透着伊斯兰的信仰，否则，丈夫不忠，女人没安全感，即使呆在家里也是动荡不安的，比如曾大红大紫的美剧《绝望的主妇》，这些回归家庭的现代女子没法安于自己的天性，她们不断被外界各种标准诱惑或威胁，最终演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一出闹剧，造就了各种主妇各种绝望。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婚姻也不排斥了，我希望安拉能赐予我一段美好的笼罩着伊斯兰精神的姻缘，让我圆一个美满家庭的梦。

我的家人、朋友、工作：

正式入教的第二天我戴着头巾上班了，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感与排斥占多数。但我自认为自己是汉族，可以比回族姐妹承担更多的压力，但是两周之后，家人暴跳如雷激烈反对使我摘下了头巾。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家人对宗教本身无任何意见，他们只是不能接受任何不符合主流的行为。比如我入教后吃穿礼拜等行为不符合这个世俗社会的大流，而这恰恰是他们最看重的中国特色的生存信仰：和大家一样。

我对此又好气又好笑，现在每次礼拜我都会祈求真主打开我爸妈心上的锁，让他们接受伊斯兰。

朋友中少数几个人会愿意听我解释为何要入教以及为何要戴头巾，但这样的朋友很少。因为古兰经很古老很智慧，不是断章取义就能消化明白的，而外界做得不称职的穆斯林又很多，加上政治角度的刻意报道，更让外界误会。但是处在这个快餐时代，真正愿意去思考去寻找真相的人少之又少。

对比自己 QQ 群里的消息，穆斯林群的话题更知性更吸引我，而非穆斯林群的聊天内容很虚无，不是标榜调侃就是色情图片刷屏或黄段子接力，伊斯兰让我明白虚无会导致冷酷。培根说过：“人类在肉体上与野兽相类，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

因为认知观念上的差异，我更倾向与穆斯林作朋友。杭州有很多穆斯林，但我还没认识几个，只是周末时在冷阿訇的学习班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学伊斯兰知识。其实我身边也有回族或新疆的同事，但他们已经汉化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同事聚餐时，这位穆斯林同事说自己不喝酒，那场面也是相当扫兴的，所以也怪不了他们，我们汉族这个大环境的社交方式普遍脱离知性，只剩酒肉。

但这样给我们新穆带来了更多的阻力，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回族都不信仰伊斯兰了，你还信它作什么。

信仰给我带来了快乐，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愚昧和整体信仰缺失，让我难过。

我的专业是美术设计类，所以这个圈子也是相对最自我标榜和胆大包天的。比如有次大家玩表演游戏，很多人抽到的表演内容都很恶俗很黄很暴力，我一直心里祈祷安拉护佑，轮到我时，我抽到的内容是表演“立地成佛”。众目睽睽之下，我不愿意给人极端的感受，所以表演了，但这是大罪。我为此难过了好一段时间。

设计师会有各种夺眼球的创意活动，比如穿印着恶魔标志的衣服合照（我没穿，幸好大家也没强迫我）。甚至有人想举办泳衣 PARTY，我极力反对，并声明不参加，但他们会热心地劝我可以穿潜水服旁观，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这个鸿沟太巨大了。

在工作业务中，会遇到一些文案比如“求财神爷”之类的，或被安排设计一些赌博性质的抽奖活动。这个在非穆的眼中是各种迎合世俗文化心理和拜金需求的很正常的商业活动，但是真正的穆斯林连银行利息都视为非法都要捐掉，任何不劳而获的钱财和拜金都是忌讳，我又怎么能设计包装这些行为呢？……这个鸿沟太巨大了。 [后记](#)：

我曾不断告诉自己，我心有信仰，哪里都是花香，我保持自身洁净就好，但总是会被外界干扰，迫于无奈地作些不愿意的事情。我常常想，我身边的很多非穆朋友，包括那些喜欢恶趣味的同事，其实心眼都是很好的人，我的存在是否也肩负使命，去告示他们什么是迷途，什么是正路？人心都是相通的，热爱画画的人本性都是纯美天真的，我能看见他们虚无背后是深深的疲惫和迷茫。

如果安拉意欲，他会为我指明一条道路，让我迁徙让我离开昧徒，与相仿的信士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安拉意欲，他会让我继续留在给我带来各种困难和烦恼的人群中，让我在各种烦恼中坚定信仰，启示他人。

命运的玄妙我无法参悟，我只求更好地作一个优秀的穆斯林，祈求安拉不要抛弃我，继续指引我走上受佑护的正路！

伊斯兰教是安拉赐予给全人类的宗教，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伊斯兰教，加入伊斯兰教。愿安拉爱你们！阿米乃！